

割記小說

原李耳載

弇山李滌題

中華民國三年孟夏
上海天益書局印行

太原李中馥風石著

原李耳載

弇山李滌題

原李耳載序

耳養之不足貴也。作耳之不足憑也。耳哉。云云。然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舜達四聰。禹懸四擊。周采謠俗。孔子六擇。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居多。六視乎其人。之耳視乎人之。我而已。晉陽李鳳石先生古君子也。一日以耳哉示余。且索余筆。余讀之。如讀異書。得未曾有。其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歎。之事。可以歷人之善。思焉。可以警人之惡。志焉。可以堅人之信心。破人之孽見。焉。是書也。其有功於名教。不淺。非直為紀聞誌性之書而已也。先生之耳豈猶古人之耳。先生之我豈猶古人之我哉。讀之當以

心會之而以身試之慎毋以過耳之談目之抑
余聞晉陽為古名封而德之所載雖覺寥
寥脩德者於此一採取焉未必不可為益
已增光垂不朽也夫不敏長素之命不敢
辭是為序古閭遜菴孫闕達拜書

予自淮晉陽及罷官前後凡載先是即
聞前明名孝廉鳳石李先生著述甚夥
丁未春令嗣孝君生耳載一編受而卒業
焉事多通志及邑誌所未嘗有目於
遺聞轍事非得留心掌故者搜羅而掇
拾之其湮沒不傳者多矣甚矣文之不
可以已也其所載雖不盡繫晉事亦必行
而有徵蓋先生博學而篤行之古君子也
今已俎豆空墻邦之文獻其寄之矣焉
郵漫學殷嶧村書

耳載小引

扶輿邈矣庶類錯然其間有平即有奇
有常即有幻事之可驚可喜可法可戒
者何限獨不得搜幽鉤元之手探而出之
以故佚而弗傳間有其人又病於醜博為
大雅所譏矣耳哉若傳之確核之真
吾知免矣昔容齋有隨筆沈氏有夢
譚多述宋元間逸事讀者無不稱服至談
洽今以是書準之又何多讓焉是為一
引之古吳縣城義林陳倬題

稗官野乘意在炫奇而作者今古相望
莊子首述齊諧班史藝文列小說十名家
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是在漢
時已充棟矣爾後相擬述至國體要聊
為談噉資而晉張茂先因瓊嫫所得撰博
物志四百卷武帝詔使芟截浮冗僅存十
卷非以併詭為怪繁蕪耳目乎唐人雜記

序

書

雅好附會荒忽支離以不奇為病乃適病
不奇耳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
且在常理鯨吐鰲擲牛魅魃妖為味轉
淺唯於倫常日用間無可又奇者得奇
誌之覺明霞秀月無非滂雪崩雲得其
奇而不黑於理者誌之覺鴈鶩龍門無非
陳川楮陸而沒至奇以是晉陽李鳳石先

生學通七古所著耳哉一書未嘗不標新領異要皆目前常事特出奇境後鄭重字忠孝廉貞之行風議子慎貪癡妄之爲使人改說感發自於心外得之是事以正出奇理以奇見正而心則全乎正者也蓋將以挽人心之好怪而不悅爲天下之至奇爲何算博士鬼董狐之誦哉吳興徐侍郎蘋邨

序

書

嘗詆楚枿之穢褻湘山野錄之妄誕若言駮之誣譌以爲傷風俗消是非他如洞冥拾遺雲笈散錄注編之穢其瑣屑鄙雜可以無作惟陶氏輟耕錄以廣見聞紀風土補史乘美之稱許甚慎矣而其年陳檢討復詆爲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貴之紀載固矣是耳不易乎惜先生之書不亡二公

見之耳獨許古人有寸末學膏受貴耳
而賤目小耳覩弗靈於目聽命名之未安
也去觀其自序而真然矣矣乾隆丁亥秋
七月朔旦兩海堂家沒進許道基拜書

原李耳載自記

吾人一身眼耳手口其用孰勝孰不勝一也
必求其勝孰不曰眼長耳短不知更可曰耳
長眼短眼視所有耳聽所無聽無長於見
有也孰不曰口多耳少不知更可曰耳多口
少口之在已耳聽在人人在人多於在已也孰
不曰手靈耳鈍不知更可曰耳靈手鈍手

序

八

錄已歷耳聽未經未經應靈於已歷以此
余之所以名耳哉也載之義唯地充稱察
幾語蓋充云載積丈在系積兩在釐積石
在勺積崇在實積深在掘不可以少而忽之
惟不忽少後自成多矣徒驚多終是限
少自然之理也此余之所以名耳哉也余之
所載奇不失為異不失為怪述必參實事必參

真準於理也載鬼一車可云哉乎耳於易屬
咸於詩屬風於書屬訓於戴禮屬記於春
秋屬書咸取受風取八訓取提記取審物徵人
月令檀弓書取來巢退飛夏五秋七不戾於
經也耳屬於垣可云耳乎此余之所以名耳哉
也眼耳乎口之鼻獨不言何哉先天之氣後
天之氣一呼一吸惟鼻司焉鼻為鼻祖耳為

序

九

耳孫鼻獨不言何哉祖從衣以言乎成也孫
从系以言乎生也不生不成耳生教也此余
之所以名耳載也大氣曠不知其寬大瀛
瀛不知其浩大明照不知其照大山行不
知其長大耳空不亡其藏此余之所以名耳
載也余惟以余之耳為昭為操土為拳石為
一勺而已矣上任天下之耳後世之耳之為無

甯為廣厚為廣大為不測也此余之所以名原
李耳哉也僕再有以耳問者余曰曰是天下
之耳也亦有以載問者余曰曰天下莫能
載焉斯已矣余曰耳載哉太原李中馥
鳳石

憶自受書以來聞庭訓知 曾祖鳳石公績
學尚氣節不欲以文名家舉孝廉不仕闖賊
嘗遣宋獻策致書脅以仕婉辭之賊卒不敢加
禍所交遊皆嚴正如方崧生傅青主張華陽
諸先生率常以節義相高時亦或以文章互砥
礪故生平所為文贈炙人口以文求者無不應
即草藁任携去遺篋中惟耳載一編伏而讀之
輒高古不具論大抵闢名教者言必詳從龍矢志

蒐羅歷有年所庠成成進士出為邑宰內擢部
曹日事簿書達鄉里者二十餘年嗣櫻疾蒙

恩

予告歸益竭力搜訪卒不得一鳴呼殆不可得矣

予祖 父兢兢所守手澤止此謹繕寫成帙詒後

人存什二於千百云爾時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曾孫從龍

謹志

原李耳載

太原李中馥鳳石著

元孫青房校字

糧徵本色

太原太守黃公洽中存心愛民欲更所轄二十八州縣徵糧舊例謂糧因地起地中出粟本色是徵正也軍糈曰糧義取養兵本色是給亦正也易以折色糧之名失矣在納糧者有銀尚可無則必以粟易銀在領糧者有粟尚可無則必以銀易粟是折色一行并

原李耳載

卷上

一

糧之實失矣至羨銀之侵收大戶之消累批解之搭架種種弊害苦毒民間莫此為甚復徵本色則農免於糶軍免於糶官清火耗解省添搭便民未有過於此者乃會集在省鄉先生議之諸公齊聲稱頌此從兵民兩便起見真可為美意良法堪垂永久獨余外祖從淮上鹽差復命回籍與於會曰事係重大還宜詳酌愚以本色之廢折色之行久矣唯久則安銀有紋潮粟有美惡秤有輕重量有盈縮其必須人監視也同銀收用櫃粟收用厰櫃司大戶厰司倉給其必

須人存貯也同銀賠添搭粟賠折欠鞘累夫役載累車輛其必須人運載也同其中苦累本色更甚於折色至車輛必從鄉中簽報鄉至縣計羈遲五日縣至府計羈遲十日即如太原一邑本色近四萬石計用車一萬輛每輛費以五錢計則已五千兩矣此猶約略言之也如給散於軍即領尚可倘以粟色留難或不願得粟孰得而強之百姓受累更有難於言者總之銀之用活粟之用滯此軍國大計望再詳酌之黃公勿聽竟詳三院批允本色時各州縣已春收矣檄

原李耳載

卷上

二

行改造本色團簿舉行民間紛紛稱不便蓋收納折色設櫃在縣大門內銀苟足色何從刁難等有星位末由勒捐本分火耗外無他需索也及收本色借老倉暫貯唯倉給主之借驗粟美惡賄通則中粟為上粟不賄則上粟亦中粟納者累日不得歸升斗之戶交費且逾於粟直此交收時之不便民矣簽報車牛則有告賄免不肯報者告畏勢不敢報者告雖報而言有牛無車有車無牛者互相訐訟不已此起解又不便民矣至省則上司倉給又以縣倉給為可噬亦

借驗粟美惡苛求照各都里作一常規如意方收下
車則又以抵換侵剋苛責車戶亦必納錢方收此解
納時又不但不便民矣於是給軍果終月不領以至
終季黃公不得已懇司道傳諭營弁仍執前例不可
後催領稍急遂譁然鼓噪黃公出示言本色只此一
次覆云一領便成常例終不可是歲秋冬雨雪過多
雖加鋪苫粟已朽蠹若干黃公不得已檄所屬仍造
車載回以易折色民益大擾詎怨沸騰三院亦不得
已會劾得旨下褫職臨行嘆曰今而知侍御馬公以

原李耳載

卷上

三

忠言誨我也黃公居官端介此舉志在利民特拘牽
古法耳外祖馬姓諱朝陽字鳳鳴別號岐崗歷官陝
西左布政使加從一品俸

兩賢異用

萬歷庚子各省遣中貴一人抽稅名督稅府橫甚魏公允貞前為給諫因糾張江陵奪情廷杖幾斃後撫晉惡中貴虐民遂與巡方趙公議欲共擊焉趙公名文炳有聲臺中魏公料必同心而趙公辭甚緩云官家正任此輩若擊之不惟不勝適為彼堅其信也俟彼自斃為得魏公訝之意其差滿在邇計在脫却耳後稅府議驛遞用馬牌魏公檄各驛勿應付趙公則令應之魏公初疑脫却今直信為阿從不知趙公密

原李耳載

卷上

四

行兩路之通京者固闕與紫荆關俱不許一人飛度始自臨汾即記某日稅府遣人從某路發兩路過關驛遞厚其支應既畢盡搜公私書劄稿揭并内外交際儀物與大璫囑託密函兩路搜獲錮之密室稅府見所遣不返雖疑之終不知其故維時兩路已將所獲一切飛報矣趙公見内有若干可動聖怒者以為擊彼正在此時一日傳陽曲令脩大刑百副快手百人晚堂訪究大憨聽用即傳東往督稅府一吏一門子隨止以大內囑託私書禮帖扃貯匣內使吏携之